

王伯祥先生《书巢图卷》后记

顾 颢 刚

我家世居吴中，王子伯祥则先世自无锡迁来，其诸九龙山人之遗裔欤？然幼岁虽同处一城，而我居东北隅，彼则家西南，道远未尝相识也。光绪戊申，予负笈草桥公立中学，其时伯祥已列三年级，意气飙发，出语潮涌澜翻，爱其辩才无碍，引为密友。予无弟兄，而伯祥长予三岁，同时叶子圣陶少予一岁，出入相随，虽同怀昆季不啻也。逢休假日，恒相约徜徉郊外，举凡支硎、天平、崑崙、七子、灵岩、上方诸山，或坦途、或峻坂、悉登其颠以望太湖莫釐之杳渺。常日课罢，三人者又联袂至玄妙观，啜茗于雅聚茶园。其时新书肆皆设观前街，而观内木棚数家，东廊下有华氏，西廊下有朱氏，皆售旧刻本。是时吴中学风已变，群视旧籍为无所用之，问津者寡，价因日贱，一册仅售铜元数枚。我辈以茗谈之便，日必趋之，视囊中钱多少，选购一二，挟至茶座，交互览之，兼施评判，以为人间至乐萃于是矣。

伯祥喜史地书，圣陶爱诗词集，我以父祖俱治朴学，又受两君薰陶，四部书无所不收，浩漫至无畔岸。诸戚长对幼辈，岁终赐压岁钱，岁初予拜年钱，平时家中又给饼饵钱，予遂悉索敝赋而散诸书坊。及与柜上人交稔，不付钱亦可携归，于是贪得之欲日扩。商人定例，平时所欠书价，端午、中秋二节必求清偿，届时无以相酬，则惟有恳告重闾，甘受斥责，必得请而始已。推度两君，谅亦尔也。伯祥买书有定程，日以得一卷为率，及暮抵家，

燃灯读之。予所罗既广，倍蓰不止，则惟有略加翻帙，识其大凡，未遑深入也。久之，彼此插架俱盈，则辟专室以储之。若《四库提要》、《汇刻书目》及《书目答问》等书，定为专业课本，则长日翻览，目录版本之学以此益熟。明、清人书刻于何时何地，触目了然，有如秦、汉间人之望气然，什中可得七八。是时虽在青年，亦宛然有藏书家鉴赏之风度矣。

辛亥革命后，予升学北京，乃与两君分手。京中书肆，集中琉璃厂、隆福寺两街，名著佳槧鳞次栉比，凡向日闻其名而求之不可得者，兹乃一一具备，始自笑其宿昔眼光之隘陋。然价值奇昂，我辈穷书生惟有望望然而去之，而东华门、地安门及宣武门内小市则颇多地摊，其物大抵为大肆视同渣滓而淘汰之者，以其无善本，索价特廉，予乃时时趋之，亦偶得希见史料。自亡清末造，取内阁大库所存残书为基础，创设京师图书馆于国子监南学旧址，北京大学藏书亦复丰阜，予日造焉。遂得见宋、元槧本，唐、宋以下古写本暨各名家点校本，凡予所不得偿于大书肆者，咸可摩挲抚弄于阅览室中，顾盼自豪，虽登钧天而闻广乐不足以状其悦愉焉。自后任助教，得薪金，经常出入东安市场，选购必备之参考钜帙。然是时军阀内战随年而起，文化教育之费无所出，六年中欠薪累累，至斥卖先妻钗钏以供生存，然犹积书盈三室。及备位教授，菽水之资十倍于前，则琉璃厂、隆福寺诸大贾咸揣摩其所好，排日送书，惴惴然惟恐不当予意，昔之过门而趋起者，今乃得恣意评骘而去取之，贫儿暴富，俨若苏季子佩六国相印以归洛阳焉。是时予虽仍悬参考书籍为求书之标的，而凡古本、稿本及鲜见之书亦往往遇之，书库扩充至十室。凡研究一问题，非甚特殊者不假外求。此际伯祥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已十余年，上海书肆之多不亚北京，虽儿女成行，家累綦重，然随时掇拾，知其中亦必远富于苏州所旧有。计我二人是后皆可埋首此中，成其终身之业矣。

叵料贪狠之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华，淞沪之战既启，伯祥

藏书竟与涵芬楼同归一烬，噩耗传来，为惨然不怡者久之。曾几何时，芦沟桥炮声又作。予仓卒离京，不克收拾所藏，家人代为处理，半存城中，半寄未名湖畔。越数年，珍珠港受其袭击，燕校遂为日寇所强占，予书不可复问，其损失之巨乃远越伯祥，而圣陶避寇乐山，突遭轰炸，穴壁逃出，书物无一纸之存，其境更惨于我。每念畴昔三人辛勤寻觅，往往得一秘笈则迭相夸示，今南北三方已一例化作云烟，搔首问天，惟呼恨恨耳。转思全国人民生命财产大量受其残害，以我辈零星藏书校之，微末已甚，而物亡人在，幸而不死，他日终有兴复之期，则又破涕作苦笑。八年抗战中，予北度甘、青、南驰滇、蜀，空负教授之名，惟以空谈塞责，复以职务移徙，受炸频仍，一载数迁，虽亦随地购书，旋又随地散失，远怀伯祥暂安孤岛，虽通货膨胀，生活綦难，犹得随时补充，缩小其书城生活，临风存想，祇增羨焉。

1939年，伯祥五十初度，属蔡君震渊绘《书巢图》一卷，寿人且寿书，并以示其再接再厉不为敌人所屈服之状态，来札征题。而是时予在蜀中，新遭父丧，妻又多病，中心惘然，竟无以运笔，然其嘱托固未尝一日忘也。是后廿余年，彼此流转，久而同居北京东城，伯祥虽未重提此事，予亦怯于自请，相视而笑，置之而已。去冬割治肠疾，养痾香山枫林村，令子湜华适掌教阿拉伯文字于园中昭庙，院宇前后相望，塔上铃声又相闻，伯祥乃嘱其携此卷眎我。居静宜之离宫，日徘徊于万千松柏间，有此闲暇，何敢更辞，乃述半世中旧事，以志我辈好书之诚笃与积书之艰难，兼以揭出帝国主义者践踏文物之罪行，知无一爱好和平之人士可幸免于二次大战中者若是。他日有人展览此卷，虽明知翠竹清泉为画家所点缀，而叠叠缥緲皆我辈眼中泪与心头血所结集，即此文化一端而可见战火毁灭之剧烈，若不与之作殊死斗争，清扫其扩张主义，则世界人民终不得度其应享之和平生活固不待言矣。

既述我二人环境之同如上，请复斥言其情性与工作之所以异。予自幼家教过严，日夜诵读不息声，以是髫髻之年即得神

经衰弱之病，记忆力日就衰退，非堆书满案，不特不足以资撰述，亦且无以答客问，而伯祥每读一书，便能省记，胸罗全史，如钱在串，娓娓而谈，匡鼎解颐，不须临时乞灵于故籍，此我在体质上大不如君者一也。予好事考核，甲乙牵连，以至无穷，平生所得止足备专家之稽考，而伯祥遗粕取精，存弘略小，所注《左传》、《史记》皆可以应大众学习文化遗产之需求，所辑《二十五史补编》，凡前人补缀之各代志书咸萃一集，为治史者所必不可废，此我在为人服务上大不如君者二也。予性愎而自用，凡所欲为，必成乃已，虽时移世易，终不肯改其故步，胸中积累之问题亦必解决之而后快，以是时间恒苦不足，人情世故不遑顾虑，驯至开罪于人而不自觉，背于潮流而不自恤，是好书而为书所制也，谥曰“书痴”，其复奚言。伯祥则读书如行云流水，毋固毋必，不屑屑成一专家以别异于他人，故于人无所不容，既无求于人，亦无戾于人，年垂八十，怡怡如也，此我在处世上大不如君者三也。

然彼此情形虽不同，成就亦有异，而束发相友，迄于老耄，情感无间，交谊敦笃，并世所希。自念我辈少壮岁时，强国凭陵，官吏贪暴，民生憔悴，社会腐臭，其惨酷之象直为有史以来所未尝有。而我辈甘度清苦生涯，保存书生本色，遂幸而不至随人俯仰，堕入深渊，推原其故，实以自幼耽于文籍，足以安定此心，虽脱离现实，而无所恋于实利与虚荣，兢兢自守，人亦不得而污之。迄于今日，祖国在党领导之下，生产日趋繁荣，社会亦渐臻纯洁，集五十族为一国，七亿人为一心，其文明昌盛之象亦为有史以来所未尝有，我辈以黄发骀背之身，犹得勉厕于社会主义建设之行列。伯祥重建书巢，新装满架，日增月益，即我纯熙堂上旧藏新购，政府犹特予巨屋储之，是皆所以期其发挥潜力，有所创新，舜日尧天，同声鼓舞，是则披此图者，有不相勉相励至于无穷者乎！

今后图书馆林立，古本、善本皆当入藏，公诸世界，凡治一学，皆得以图书馆为工作室，私人收藏亦已无此必要。我辈一生

积书，聚而散，散而复聚，其劬瘁固不忍言，而来者实不须再为此徒劳之举。昔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自五代至于清末，集录千年来缥緲聚散之踪迹，备文化史料之一端，且使读者审其薪尽火传之端绪，识旧槧名钞之尚得流传至今日实仅居其万亿分之一，于以兴起其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之决心，其事弥合于今日之需要。伦明教授继之，然犹未能周尽。后有作者，倘将以我辈殿一军耶？是不可知已，亦不必强求已！圣陶已作《书巢记》于前，兹更拉杂写为后记以补充之，倘得伯翁之掀髯一笑也乎？

1966年4月1日，顾颉刚书于枫林村105室。

关于《书巢图卷》

王 湜 华

去年年底顾颉刚先生谢世，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老专家、老前辈，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尊敬而亲近的父执辈，心情万分悲痛。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远远不至“等身”之可比，有待整理而尚未发表的遗稿、数量也十分可观，今为纪念先生而本刊要先发表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为我父亲伯祥先生的《书巢图卷》所作长跋，为此特将《书巢图卷》及其来龙去脉作一简单的介绍。

我父亲自幼就喜读书，学生时代与顾颉刚先生、叶圣陶先生一起，几乎每日课余都要去玄妙观书肆，就以父母长辈们所给的零化钱、压岁钱等等，几乎悉数买书。但决不为藏书而藏书，所置备之书，都为治学之所用，不矜持版本之古老，更不求孤、怪。如说在版本上亦有所追求的话，那就是力求校勘之精良和使